

冊府琳琅

盧雪燕

神品至寶展圖書文獻類展品選介

本院圖書文獻類文物可略分善本古籍、清代檔案及明清輿圖三大項，總約六十萬件。除文物本身，尤其具備深度歷史價值，並可輕易從中提取甚多動人的故事篇章。此次參展四十五件（冊），數量雖然不多，但仍能突顯各類藏品特性，在可預期的參觀人潮中，引發關注。

本院圖書文獻類文物收藏，可概分成善本舊籍、清代檔案及明清輿圖三大類。善本舊籍含宋、元、明、清各個朝代不同時、地出版的書籍，凡刊本、活字本、名家批校本、校本、舊鈔本等皆包含在內，總量約二十一萬餘件（冊），而其中不乏少數域外（如高麗、日本、緬甸、伊斯蘭）地區的古刊及舊鈔本等，清代檔案除少

部分近年徵集，大皆一九三〇年代故宮文獻館在紫禁城各處清查所得，品類亦多，包括官書、史館檔、內閣部院檔、宮中檔奏摺、軍機處檔摺件、軍機處檔冊、傳稿、傳包及雜檔等，總數約三十九萬餘件（冊）。

明清輿圖多屬內閣大庫舊藏及軍機檔奏摺錄副附件，數量較之善本舊籍及清代檔案明顯較少，但極具特

色。就時代言，多集中在順治、康熙兩朝，亦見少量明繪本，以及清雍正、乾隆以後所繪者。絕大多數為內廷官繪本，或地方官進呈本，因此品相、內容俱佳。就類型言，彩繪本、墨繪本，甚至大型版刻皆有之，載體質材則涵蓋紙、絹、綾、紗等。圖幅之大小也不盡相同，最大單幅可達三米見方以上（長卷及分割拼合圖不



圖一 《四庫全書》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類也從康熙藏文《龍藏經》或乾隆藏文《甘珠爾經》等佛經精品，擴及到《四庫全書》、《飲膳正要》、《西清古鑑》等明清古籍。「茶葉之路特展」，更加入了宮中檔硃批奏摺，顯見作為歷史佐證的文獻檔案，也開始受到肯定。

二〇一四年「神品至寶」赴日大展，所借圖書文獻類展品更甚於前，共四十五（組）件，分東京及九州兩地展出，不但品類較多，內容也相當多元。為饗讀者，筆者特以品類為綱，將展件分成善本古籍、詔書、宮中檔硃批奏摺，以及東南亞關係文書四大類，藉《故宮文物月刊》園地，略作介紹。

善本古籍

讀者或許疑惑，以本院善本收藏之夥，究竟那些圖書獲選，得以遠渡重洋，赴日展出呢？其中是否有重量級的明星展件？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首先是乾隆皇帝窮十餘年精力，敕修編纂完成的《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起修於乾隆三

十七年（一七七二），四十六年（一七八二）抄成第一部，為慎重其事，高宗還下令仿造浙江天一閣藏書樓樣式，在文淵閣建藏書樓專貯之。迄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又繼續抄謄六部之多，分藏在瀋陽文溯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通稱北四閣），以及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杭州文瀾閣（通稱南三閣）等地，各約八千卷，三萬餘冊。

北四閣除圓明園文源閣毀於英法聯軍之役以外，其餘三閣尚存，而南三閣則幾乎全毀於太平天國起事期間，今日得見之文瀾閣《四庫全書》，係經歷三次抄補工程才得以完備，與原書已大不相同。為呈現文淵閣《四庫全書》之真實樣貌，此次選展以套件為原則，即經、史、子、集各選一冊，再加上一完整書函，一併展出。值得一提的是，經部書籍特別選展由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山井鼎（一六九〇～一七二八）撰、荻生觀（一六七〇～一七五四）補遺，後為四庫館臣收入之《七經孟子考文

計），最迷你袖珍的，僅縱十公分，廣五公分左右。至於內容更是包羅萬象，一般行政區域圖（即普通地圖）最多，沿海、邊防、水道、河工、城市、宮殿、道里、驛鋪等專題地圖，亦不在少數。

雖然圖書文獻類文物極具歷史價值，並可從中提取甚多動人的故事篇章，但在文字遠遠多於圖像的外觀之下，吸引力顯然遠遠不如器物、書畫等藝術品，因此，長久以來，古籍圖書及清代檔案總量雖佔本院典藏的絕對多數，但展出之比例確實遠低於其他。不過，自一九八五年圖書文獻處被分配一間常設展廳後，以圖書文獻策展，逐漸受到觀眾喜愛，加以本院展出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圖書文獻類文物展覽，除參與院內各式主題專展之外，亦漸漸被納入海外借展，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德國「天子之寶展」、二〇〇八年奧地利「物華天寶展」、二〇一〇年法國吉美博物館「道家之路特展」，以及二〇一三年的「茶葉之路特展」，本院借展品皆包括圖書文獻類文物，而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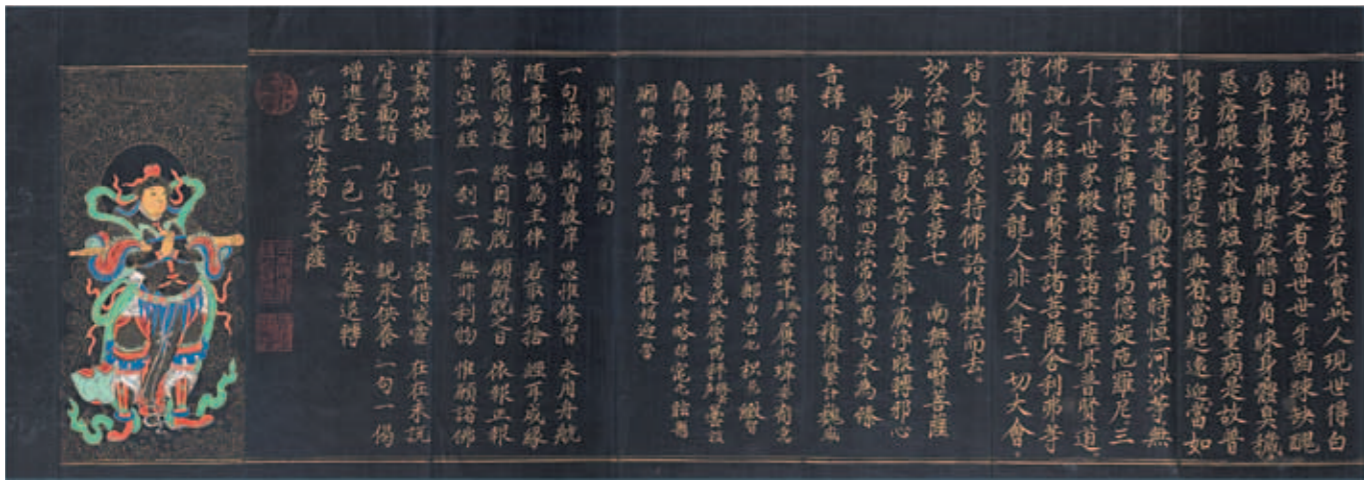
補遺》，以彰顯中日文化交流之特別意義。（圖一，東博、九博各展一組件）

《永樂大典》也是明星級的展件之一。此書始修於明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初名《文獻大成》，但僅收儒家經典，不符皇帝敕修初衷，故下令重修。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全書完成，總二二八七七卷，凡例並目錄六〇卷，分裝成一〇九五冊，是為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

《永樂大典》修成後（一四〇八），貯於南京的明宮文淵閣，十三年後（一四二一）隨成祖遷都北京。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宮中大火，世宗為防止遭遇不測，下令按原書的冊式、行款重新摹寫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起，到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才重鈔完畢。《永樂大典》正本自嘉靖帝薨以後，再不見蹤跡，今日所見者皆嘉靖副本，由於戰亂等因，存世也僅約四百冊。本院典藏六十二冊，與分藏日本各地總數大略相當。選展之「梅」、「遊」、「終」、「神」字四冊，版



圖二 明解縉等撰《永樂大典》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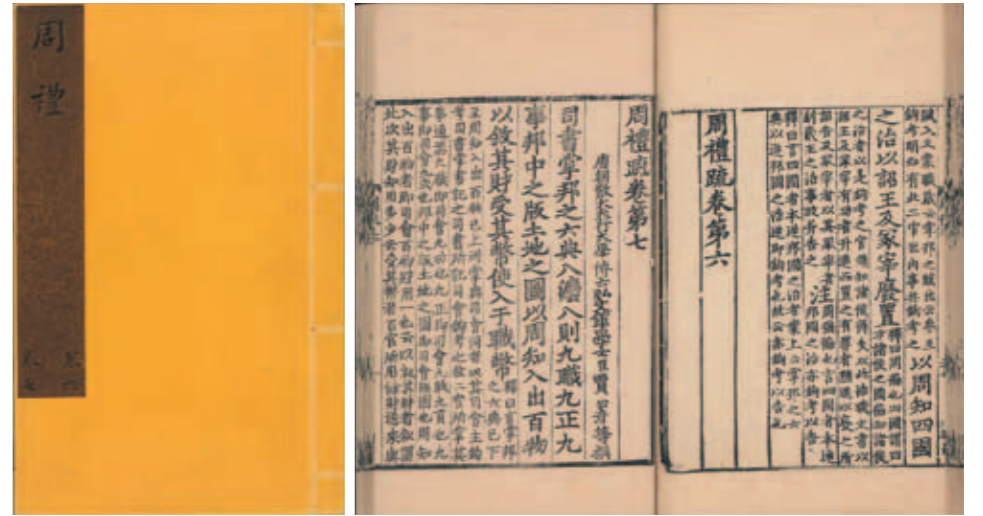


圖五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局部 明萬曆42年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前扉畫「佛說法圖」與拖尾畫「韋馱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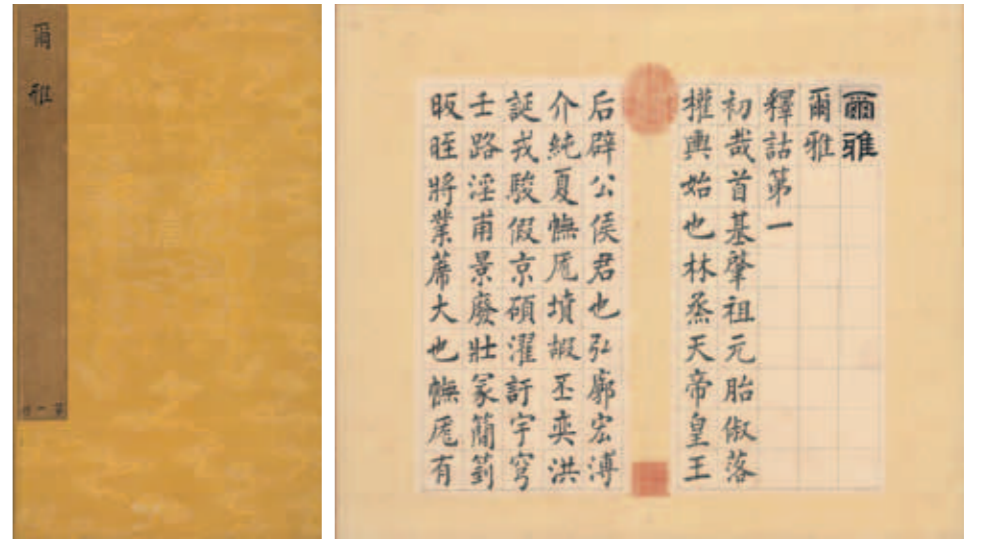
除精工抄寫，字大如錢以外，更以明黃地織金雙龍獻壽並雲朵綵料做面，裝潢尤其精善，與清內府書籍裝帙之華麗精妙，不分軒輊。（圖四，東博、九博各展二冊）

本院珍藏之《妙法蓮華經》，不論是宋刊、元寫，或是明代泥金寫繪本皆有之，總不下三十部。此次選展之《妙法蓮華經》，一如其他明代內廷寫本，亦在扉畫後附經牌贊一則，內書「六合清寧 七政順序 雨暘時若 萬物阜豐 德兆康和 九幽融朗 均躋壽域 溥種福田 上善攸臻 障礙消釋 家崇忠孝 人樂慈良 官清政平 訟簡刑措 化行俗美 泰道咸亨 凡厥有生 俱成佛果 甲寅孟秋吉日」語，故知書寫年份是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與其他《妙法蓮華經》最大不同的是，本經扉畫「佛說法圖」及拖尾畫「韋馱天像」，皆精筆彩繪，較之一般泥金線繪更耀眼奪目。（圖五，東博、九博各展一冊）

明神宗（一五六三～一六二〇）萬曆皇帝即位時年僅十歲，輔臣張居正（一五二五～一五八二）、呂調陽



圖三 漢 鄭玄注 唐 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 南宋紹熙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刊 元明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晉 郭璞注《爾雅》 清乾隆間蔣衡手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式清朗，精工抄繪，其裝幀亦見考究，皇家氣派，一覽無遺。（圖二，東博、九博各展二冊）

《周禮》又稱《周官》、《周官經》，相傳是為周公所作，內容主

述周朝及戰國時期各國制度。原文之外，將後人對經書字義注解以小字補入，稱之《周禮注》；若再進一步加入「注」之經義，則稱之為「注疏合刻」，如本次選展之《周禮（注）

疏》。事實上，將「正文」、「注」與「疏」合刻在一起，最早起於宋室南渡以後。本書即由南宋紹熙間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初刻，縱然書籍印刷時間已遲至明代中葉，且雕版迭經補修，但全帙版式依舊清朗，每半葉八行，與宋版書無異。（圖三，東博、九博各展二冊）

《爾雅》，作者不詳，大約在西漢時才被整理出來，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詞典。自西晉郭璞（二七六～三三四）為之作注以來，即不斷刊刻出版，本次選展並非宋元以來刻印本，而是清雍正間國子監貢生蔣衡（一六七二～一七四二）手寫本十三經之一。蔣衡，江蘇金壇人，自幼習書法，尤善行楷。他游歷西安碑林時，發現《開成石經》因為出自眾人之手，致內容既雜亂，錯誤也很多，因而發憤重寫十三經，歷十二年寫成。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揚州鹽商出資，將十三經精裝成三百冊，透過江南河道總督高斌（？～一七五五），進獻予乾隆皇帝，高宗相當喜愛，下令珍藏在懋勤殿。全書



圖七 載活繼承大統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前一日冊立為皇太子，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十七日，帝崩於避暑山莊，載淳繼立，時年僅六歲，依咸豐遺詔由肅順（一八一六～一八六一）等八大臣輔理朝政，就在咸豐靈柩回北京期間，兩宮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一八九八）發動政變，奪肅順等之權，開啓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時代。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皇帝已然成年，按祖訓應即親政，〈同治皇帝親政詔〉便是由同治帝以自身名義，布告天下，從正月二十六日起開始親政的重要歷史文件。

詔書以巨幅黃紙書寫，由於字數較多，所用黃紙也較多，總四大頁，故除了滿、漢文接合處及年月處鈐滿漢文「皇帝之寶」御璽三枚之外，亦在滿、漢文之中加鈐兩枚騎縫璽印。

全詔前半大約敘述同治履位以來之種種，以及對於兩宮皇太后「宵旰勤勞」、「躬理庶政」的感激，後半則明白開列親政後所欲施行之舉措，凡八大項。除本詔外，故宮尚藏有另一形制、內容完全相同，僅筆蹟、墨

色不同的「同治皇帝親政詔」，可見展出之件應該是禮部抄謄的「謄黃」詔書之一。

光緒帝載活（一八七二～一九〇八），醇親王奕譞之子，因同治帝駕崩無子，遂奉兩宮皇太后懿旨，過繼與顯宗文皇帝（咸豐），〈載活入承大統詔〉即以同治帝名義，向臣民宣布，由載活入承大統，繼立為帝的重要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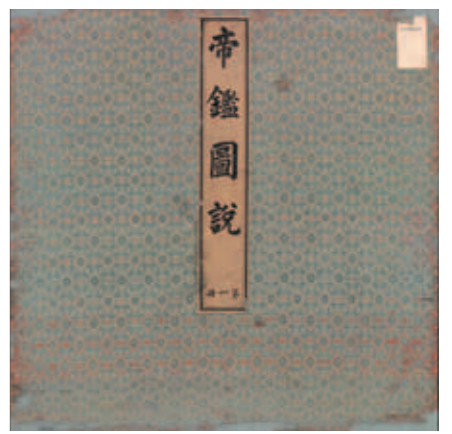
詔書全幅巨大，一如清代詔書的形制規範，右起漢文，左起滿文，除左、右兩頁合併處鈐「皇帝之寶」滿漢文御璽之外，依例亦在滿漢文年月日處各鈐一璽。從詔書黃紙之色調不一，接合之處甚多，且無句讀等特徵看來，此詔不可能是用作宣讀之「詔黃」，而是禮部謄抄的「謄黃」詔書。至其內容除強調同治繼位十餘年來，逆捻四起，兵災頻仍，幸分別剿撫，而靖以安寧外，同樣也說到皇帝自十一月起，感染天花，雖日加調養，但依舊「元氣日虧」，終致「彌留不起」的景況。（圖七，九博展出、圖八，東博展出）



（一五一六～一五八〇）為教育皇帝，特將太康（生卒年不詳）以迄宋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足以借鏡或警惕之歷代帝王事蹟一一七則，編成《帝鑑圖說》，每則並附插圖一幅以茲說明。此次選展之《帝鑑圖說》是清咸豐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以前內府彩繪寫本，內容較明刊為少，收錄大禹（生卒年不詳）到唐玄宗（六八五～七六二）間的帝王故事五十六則。全書圖繪色彩豔麗，製作精美，推測應是教授皇子所用。（圖六，東博、九博同展一冊，但分集）

由於必須使天下周知，因此當詔書由內閣擬制，皇帝批准，正式書寫完成，且經過隆重的宣詔大典之後，則立刻將詔書送至禮部鑄印或抄寫在黃紙之上，成為「謄黃本」，用之頒行各地。鑄刻刷印謄黃本，筆者未曾見過，但除了「有無句讀」，其餘內容、形制、尺寸大小，幾乎與「詔黃」相同的手抄謄黃本，倒存世不少，此次展出之〈同治皇帝親政詔〉及〈載活入承大統詔〉，即屬於禮部多抄的「謄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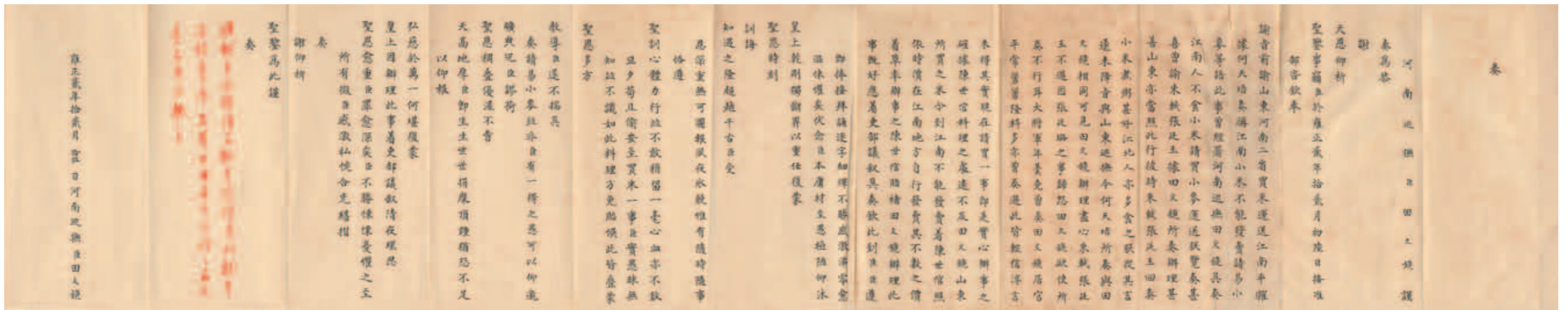
同治帝（一八五六～一八七五），名載淳，父咸豐，文宗駕崩



圖六 明 張居正、呂調陽編《帝鑑圖說》 清內府朱絲欄寫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同治皇帝親政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河南巡撫田文鏡 《奏謝議敘臣盡心買辦米糧賑濟事》 雍正2年12月1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宮中檔硃批奏摺

「奏摺」是清代最具特色的公文形式之一，是臣對君的一種報告。皇帝在閱覽之後，用硃筆批示，便成「硃批奏摺」。一般認為，奏摺使用始於康熙間，起初只是某些特定官員，用來向皇帝請安，奏報地方事務，或揭露官員間私事。由於直達君前，故隱密性高。到了雍正間，奏摺除已是君臣間的對話渠道之外，更重要的是，凡經皇帝硃批之摺，一律必須回繳宮中，不得私藏。二百年之後，當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成立，隨即開始整理宮中檔案，便在景仁宮、懋勤殿等處清查出巨量硃批奏摺，由於分散在宮中各處，故總名其曰「宮中各處檔案」，簡稱「宮中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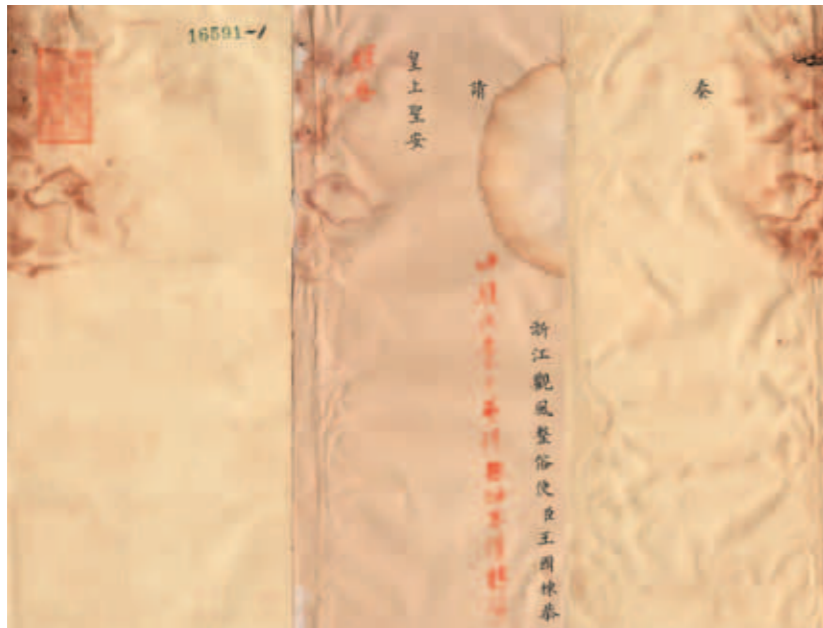
本院所藏宮中檔硃批奏摺約十五萬八千餘件，除請安、謝恩摺以外，內容可說相當廣泛，舉凡地方行政事務、軍國大事、農桑民情等天下大小事，率皆經由臣工之手，一字一句，鉅細靡遺地以奏摺形式，傳遞到皇帝手中；而皇帝對於所陳事務的精彩批語，也以硃批方式，同樣細膩地展現

在奏摺之中。選展的硃批奏摺，共有四件，其中有兩件奏事，一件請安，一件謝恩：

田文鏡奏謝議敘臣盡心買辦米糧賑濟事

提到田文鏡（一六六二—一七三三），熟悉清宮歷史戲劇節目的人應該不陌生。按《國史大臣列傳》卷一〇三記載，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監生出身，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開始受到重用，從河南布政使、署河南巡撫，扶搖直上，十二月，已經實授河南巡撫，本件即田文鏡實授河南巡撫後所奏，從收到吏部咨文說起。田文鏡在署河南巡撫任內，辦理米糧運送江南平糶之事時，極其盡心盡力，但皇帝受到朱軾（一六六五—一七三六）、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影響，並未即時察覺他的用心；直至何天培（？—一七三六）奏與相同之事，方知田文鏡確屬實心辦事，於是諭令吏部予以褒賞，此摺即田文鏡為感謝皇上知遇之恩所奏。

摺內最引人矚目的不在田文鏡如



圖十一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請安摺》 雍正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何感激涕零，又如何感謝皇上乾綱獨斷，不計外界流言毀謗，仍舊委以重任，而是雍正硃批所展現的本性。他說：「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全文除深刻表現皇帝個性之外，與臣下交心之意亦溢於言表。（圖九，東博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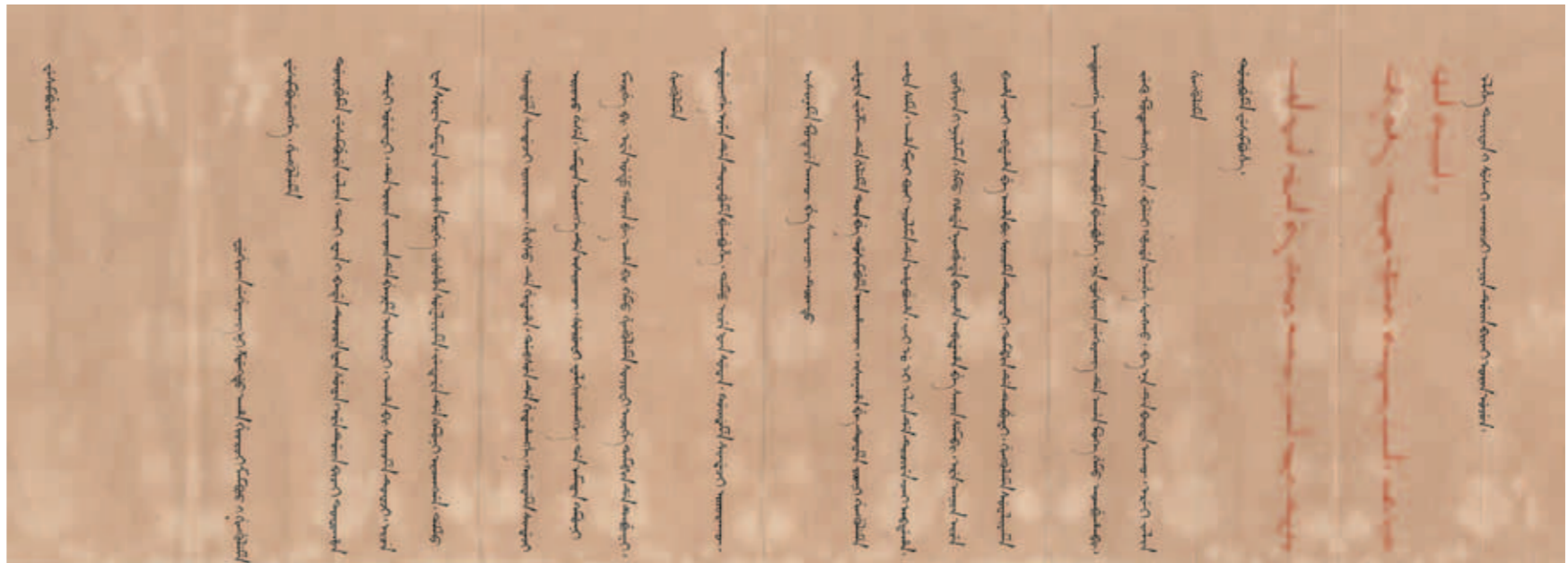
覺羅滿保奏進臺灣番棧（芒果）及武夷山茶葉

臺灣氣候溫和，物產豐饒，清治早期，雖已派員管轄，仍屬邊陲陌生之地，是以福建督撫等以土產進獻，便成爲皇帝洞察地方的諸多途徑之一。

此摺形式與其他請安摺無異，但摺子上卻有一大片水漬痕跡。按清制，硃批奏摺是絕不能玷污的，違者重懲，雍正帝爲免王國棟擔憂，故硃批除了「朕安」二字外，還特別寫上「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懼，特諭。」體現出雍正帝體恤下屬的另一面。（圖十一，九博展出）

曹寅奏請聖安並報與蘇杭兩織造公同捐賞買米平糶及江寧洪武陵西北角陷塌一窟事

關於硃批奏摺的起源，一般認爲應與滿人用摺子向皇帝請安有關，



圖十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進臺灣番棧（芒果）及武夷山茶葉摺（滿文）》 康熙58年4月29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具奏人覺羅滿保（一六七三—一七二五），字堯山，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進士，五十（五十四）年（一七一—一七一五）任福建巡撫，後擢福建浙江總督。本摺即其任總督期間所奏。全摺以滿文書寫，內容大致陳述臺灣番棧的成熟時節及其滋味。由於不能

帝請安的摺子。王國棟，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進士出身，初多任「檢討」、「會試同考官」、「國子監司業」、「侍讀」等與考務、學務有關官職。雍正即位後，有鑑於康熙末年貪風橫行，特在朝中揀選儒臣，差往各省，任「觀風整俗使」，冀其巡歷地方，奏聞諸務實情，並責成整飭，以端其風。王國棟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十月銜命前往浙江，在任至五年（一七二七）五月，本摺當在此期間所上。

從「恭請皇上聖安」，漸漸及於奏事，成爲大清沿用二百年餘的特殊公文形式。本摺是與康熙皇帝私交極密的江寧織造通運使曹寅（一六五八—一七一二）所奏，按內容算是請安兼奏事功能兼備的奏摺之一。

摺中，曹寅主要向皇帝報告三件事：其一是上江米已陸續運到，只有湖廣、江西兩地未予通運，但督撫等已準備辦理開糶；其二是蘇州、杭州兩處織造預備捐賞買米釋出，以平抑米價；其三則是江寧洪武陵之西北角梧桐樹下塌入一約面有五尺寸餘，深有二丈餘的窟窿，地方訛傳洪武陵塚已塌，並非實情，而地方官也已經命人挑土填平。康熙皇帝硃批「知道了，此事奏聞的是，爾再打聽，還有甚麼閒話，寫摺來奏。」一面褒賞曹寅，同時亦鼓勵他若再聽到什麼事，則再奏予皇帝知曉。由曹寅當時任織造之職，所奏卻不僅限於職份之內可知，除了反映康熙與曹寅間的深厚情誼之外，亦再次證明硃批奏摺的發展源流，不外乎皇帝以近臣爲耳目，探查天下大小事的原始目的。（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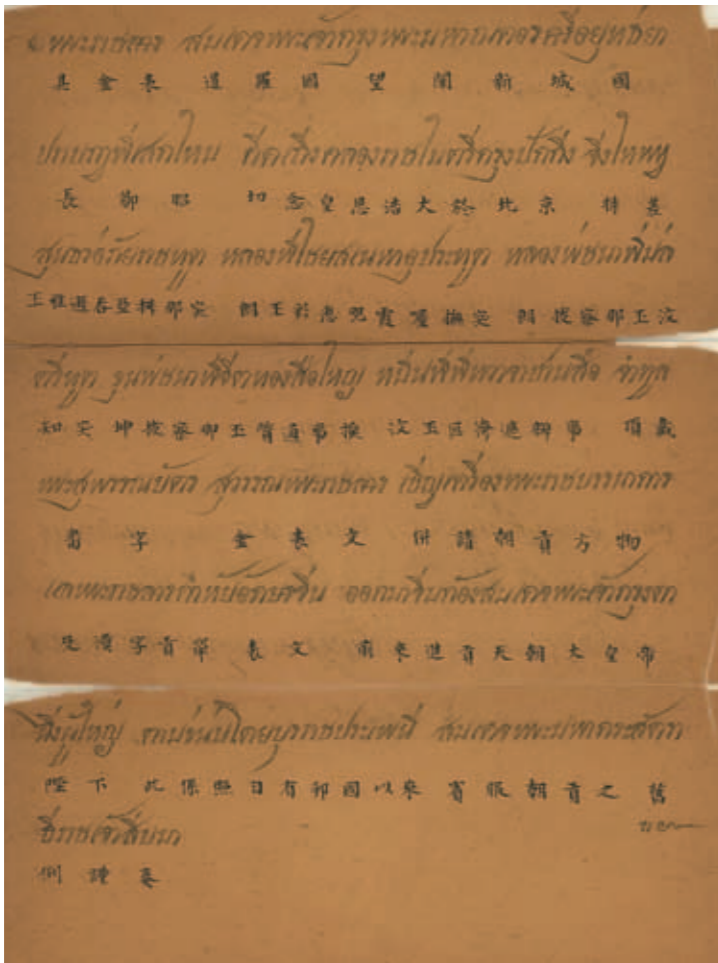
久放，覺羅滿保於是著家人置備醃製和日曬脫水等處理過番棧數小罐，與武夷山新茶一併進呈，另亦報告福建浙江雨水調和及米價如常等例行公事。

「樣」，臺語發音「sainn」，由荷蘭人引進臺灣種植，性喜高溫多溼，臺灣氣候頗適種植。由於香味獨特，《臺灣縣志》稱之爲臺灣水果中的「上品」，新鮮時食用風味猶佳。從本摺內容可推，覺羅滿保雖希望將此臺灣特產的水果進獻予皇帝，但路途實在遙遠，在沒有適當保存設備的情況下，只得先加工再往京城送。康熙皇帝在收到以後，食之似乎也不覺得滿意，故硃批道「無用之物，不必再送」，其直言不諱的真實個性一覽無遺。（圖十，滿文，東博展出）

王國棟請安摺

請安摺即臣子向皇上請安的摺子，一般僅書「恭請皇上聖安」數字，雖簡易，但卻是硃批奏摺中等級最高的，因此以黃綾作封面。本摺即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向雍正皇

61 故宮文物月刊·第375期



圖十三 暹羅國望閣新城國長鄭昭〈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 乾隆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乾隆間 暹羅國金葉表文（附螺鈿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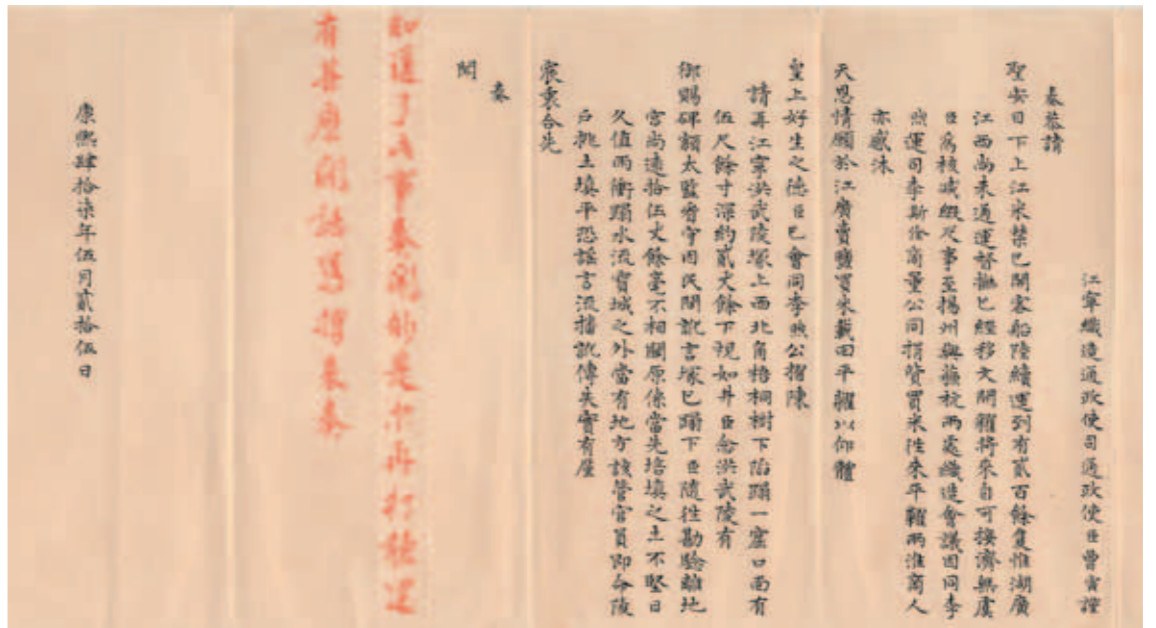
十八世紀暹羅國王鄭昭（一七三四—一七八二）「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故機〇三〇六六一）一摺（圖十三）內容推測，或許此表與鄭昭有所關連，甚至可能是鄭昭所貢，而除金葉表文本外，全套組件尚包含精緻木胎螺鈿盒，以及附金銀線織鑿蜜臘製大印各一個，充份體現十八世紀

暹羅國的工藝水平。（圖十四，東博展出）
「緬甸國銀葉表文」以銳筆勾刻在兩端微尖的長條銀質貝葉之上，依內容可推，此表當為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緬甸國王使臣來貢時所上。與暹羅國金表不同的是，銀表捲成筒狀，置入一由象牙精雕而成

的圓筒之內，筒外刻「銀表」二字，並龍雲江涯海水細紋，同樣體現緬甸國十八世紀之特殊象牙工藝。（圖十五，九博展出）

結語

「神品至寶」赴日大展，堪稱近年中、日之間文化交流的最大盛事，



圖十二 江寧織造通政使曹寅〈奏請聖安並報與蘇杭兩織造公司捐買買米平糶及江寧洪武陵西北陷陽一窟事〉 康熙47年5月2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東南亞關係文書

中國自古與周邊諸國關係密切，清帝國以天朝自居，是以承襲往例，訂有各式朝貢制度。一般認為，清代朝貢國家分三大類，一是內屬外藩，如西藏、蒙古、回部等，此類朝貢制度較嚴，各地土層人士須每年輪流來京，或稱朝覲，具有強制性。二是境內外藩，像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廓爾喀、朝鮮、安南、琉球、緬甸、暹羅等，這類外藩之朝貢亦被納入制度，但並不強制。三是通市外藩，如俄羅斯、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這類國家基本上與中國平等，但清王朝初期與之接觸時，仍要求其遵守朝貢禮儀。

除內屬外藩以外，朝鮮、琉球、暹羅（泰國）、安南（越南）、蘇祿（菲律賓）、南掌（老撾）等國來華朝貢最為長久穩定，與中國關係亦最密切。對於這些出於自願朝貢的國家，清帝亦保持著程度不一的相對權利與義務關係，例如藩屬國請求敕封

君主、奉清廷為正朔，而清廷則允以保護，但不干涉其內政外交等，雙方透過遣使、冊封、朝貢、宴賚、賞賜、貿易等，維持長期友好密切的關係。

除由傳統文獻，得知藩屬國來華朝貢經過之外。此次選展之「暹羅國金葉表文」與「緬甸國銀葉表文」便是清廷與暹羅與緬甸朝貢關係的實證之一。按清制，各藩屬國貢期、貢道、貢使人數、貢品、宴賚、廩餼、儀禮等皆有規定，而朝貢的實際進行，則是先由臣屬國派遣使臣，帶著國王的貢物、表文前來，緬甸、暹羅按例由禮部接待，使臣將「表文」送至禮部，舉行正式接表儀式之後，立即送到內閣，譯成漢文，呈皇帝御覽硃批，然後再發還內閣，抄錄副本以茲保存。借展金表、銀表係一九三〇年代故宮文獻館從內閣大庫清查所得，適可證明表文最終回歸內閣的說法。

由於「暹羅國金葉表文」葉上所刻古（傣）文早已漫患，無法識讀，故不知其確切年代，不過從本院所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特別展
Treasured 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Treasured

Masterpieces

from

Taipei



門外不出の「白菜」
奇跡の出品!

皇帝の至宝186件、
台北から初来日。



東京のみ
翠玉白菜
6.24~7.7
限定公開!
毎日夜8時まで
特別開館



6.24 2014年 9.15 月・祝
東京国立博物館 平成館 本館特別5室
TOKYO NATIONAL MUSEUM (Umi Park) 〒110-8712 東京都台東区上野公園13-9

【お問い合わせ】03-5777-8989 (フリースペイク) 【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taipei2014.jp/ 【開館時間】午前9時30分～午後5時 ※全館日曜および「翠玉白菜」展示期間(6月21日(土)～7月7日(月))は午後8時まで ※土・日・祝日は午後6時まで ※入館は開館の30分前まで 【休館日】7月11日(月)、7月22日(火)、7月28日(日)、8月4日(日)、8月11日(日)、8月18日(日)、8月25日(日)は、特別観覧会のみ開催。総合文化館(本館、東洋館、法華堂)は閉館。 【特別優待】日本観光客協会 【主催】東京国立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NHK、NHKブロードキャスト、読売新聞社、産経新聞社、フジテレビジョン、朝日新聞社、毎日新聞社、東京新聞 【特別協力】TBS、テレビ朝日、日本テレビ放送網、共同通信社 【協力】チャイナエアライン 【交通】JR上野駅南口より徒歩10分/東京メトロ有楽町線・日比谷線有楽町線、東京メトロ千代田線有楽町線、京成電鉄京成上野駅より徒歩15分 印刷：(株)エス・エス・エス 印刷製本：エス・エス・エス 印刷製本：エス・エス・エス 印刷製本：エス・エス・エス

遙想公元七世紀初，日本首度遣派使節來華（大唐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開啓中、日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長期交流。從此，中國

典籍更綿綿不絕地傳進日本，透過傳抄、翻刻及閱讀，而廣為流傳。日本文化之中，似乎也同樣承繼著傳統中國文化的普遍現象，充滿近似中國人



圖十五 清 乾隆15年製 緬甸國銀葉表文(附象牙表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道德觀念、審美意識與藝術情趣等等。當然，檔案文獻所突顯之中國與東亞、南亞間相互交融往來，亦不容忽視。

綜觀此次赴日之圖書文獻類展品，在前文詳說之餘，筆者特在文末再次提出展件特性，並依此作結。

一、重量級文物量多，符合本次展覽的「神品至寶」精神。

二、圖書與文獻檔案兼備，品類亦屬多樣。

三、漢、滿文字檔案皆有之，突顯有清一代文化的多面性。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馮明珠院長、莊吉發、王福壽、鄭永昌、關碧芬、曾紀剛等女士先生，曾撰寫之專文或展件介紹，在此一併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詔書」、「宮中檔奏摺」兩段，係作者應展出單位—日本東京及九州博物館邀請，為「神品至寶」展覽圖錄所撰，原文將譯成日文刊出。
2. 本文展件介紹內容，多參閱本院歷年出版之展覽圖錄，如《大觀—宋版圖書特展》、《精彩—百—國寶總動員》、《知道了—珠批奏摺展》，以及馮院長明珠撰《清宮檔案叢談》等。